

午后多美好

■张军霞

炎热的夏季,睡一个长长的午觉。醒来时,阳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。眯起眼睛瞅一瞅窗外,楼下公园里姹紫嫣红,小孩子在树荫下嬉戏,不由心情愉悦。走进厨房,切几块西瓜,洗两个桃子,再加上几串葡萄,水果盘里的颜色顿时也丰富起来。

吃着水果,闲闲地翻书,正好看到董桥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:夏天的下午,是英文里最漂亮的一串字。英国人最喜欢夏天,盼望夏天。耀眼的热浪、鲜红的草莓、洁白的奶油,像是装在罐头蜜桃里的下午……



我不由会心地笑了。四季当中,我最喜欢的也是夏天,虽然它有如火的骄阳,但是也有一年中最缤纷的色彩。春天虽然美好,但花期短暂。夏天却完全不一样,你看我家小小的露台上,牵牛花仿佛永远不知疲倦,从早到晚地开。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,自以为算得上“早醒君”,到露台看看,却发现人家早就吹起了粉粉的小喇叭呢。

等到牵牛花在阳光下卷起自己的花瓣,太阳花又悄然绽放。小小的花朵,和谁也不争,星星点点装扮了不起眼的角落。五瓣梅也是夏天才开放,浅粉、深红,开了谢,谢了又开。

夏天的下午,童年的记忆也是非常美好的。小孩子们午睡醒来,心中最惦记的是浸在井水中的西瓜,眼巴巴地等着大人把瓜捞出来切开,那种又凉又甜的滋味至今难忘。不只是西瓜,夏天时令瓜果多,西红柿、黄瓜、甜瓜、葡萄、桃子,都可以尽情地吃个饱。

午后时光悠长,女人们到树荫下去集合,有人纳鞋底,有人缝衣服,有人剥花生,她们一边干活一边闲聊,笑声飞出老远,小孩子们则绕来绕去捉迷藏。这样的热闹,有时连树上的蝉也被吵得不耐烦了,它冷不丁“知了”一声飞离树枝,另寻一处清静的地方唱歌去了。

对于我这样终日被时间捆绑的上班族来说,最惬意的时光,莫过于夏天周末的下午。彼时,房间已经收拾得窗明几净,干净的衣衫在阳台随风摆动。我睡足了午觉,穿着舒适的家居服,踩着拖鞋到露台去。给花草们浇浇水,弯下腰剪除干枯的枝叶,拔去杂草。累了就在被凉棚遮住的吊床上面躺一会儿,看看书,听听歌,或者什么也不做,发发呆也很好。

夏日“凉友”

■李秀芹

天气渐热,老伴开始了他的纳凉工程——蚊帐挂了起来,凉席也取出来。这几天,他在院中设计规划了好久,在葡萄架下搭了一个木栅栏,周遭用蚊帐围了起来,里面能摆放一个小茶几和两张竹椅。他说夏日坐在里面,一边纳凉一边喝茶看书,清风徐徐而来,人生真是惬意。

待天大热后,老伴打算在院中放置两台风扇,风扇前再放两大盆水,风吹过水面,溅起的水珠透过纱布洒落在脸上,冰冰凉凉,仿佛身处海边。这只是老伴的初步想法,具体操作是否如他所愿,还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。

现在纳凉工具很多,空调虽制冷效果最佳,但长时间吹空调对身体不好,于是老伴便别出心裁走一条自然纳凉之路。

白居易在《消暑诗》中写道: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老伴说,端坐一院中容易,可“眼前无长物”却难。于是,他和我商量,这个夏天,我俩都好好修心,互相提醒,争取做到“心中无长物”。天热,应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与烦闷。宽以待人,也宽以待己,心态平和,情绪平稳,心便静了,心静自然凉。

这话我懂,就是大热天的,尽量不与他争吵,我少在他耳边絮叨。我指出老伴心中所想,他笑着说:“天热,单有你一位‘凉友’还不够,还需多交几位‘凉友’。”老伴说的“凉友”是指能洗涤心灵、陶冶情操、亦师亦友之人。



老伴打算在这个夏天,去拜访几位老友,爱好绘画的老宋、喜欢钓鱼的老王、懂收藏的老严、雕刻根雕的老黄,还有爱在木头上画画的老潘。这几位老同志,许久都没联系了,竟产生了距离,老伴在这个夏天要去拜访他们,是要跟他们学艺吗?老伴回答:“只说对一半儿,我还要学习人家的生活态度。”

这个夏天,我们修炼自己的内心,天越热越需沉住气,亲近大自然,多交几位“凉友”,用凉爽的心境过夏天。

西瓜里的童年

■鲍安顺

童年吃西瓜,我常常是狼吞虎咽,吃得非常快,连西瓜子一起下肚。妈妈看着我,心痛地说:“宝宝,慢点吃!”姐姐嘻嘻地笑,说我把西瓜子吃进肚子里,会生根发芽,长出西瓜来。我吓坏了,心想瓜子是种子,必须有水有肥料,才发芽生长。如果不喝水、不吃饭,就没有水肥供瓜子生长了。

吃饭时,妈妈见我不吃,问我:“是不是病了,要不要去医院?”我听了,号啕大哭,哽咽着说:“去医院,能不能把肚子里的瓜子全抠出来呀?”见我哭得厉害,妈妈笑着说:“傻孩子,没事儿,西瓜子会和你肚子里排出来的。它不会发芽,更不会结西瓜的。”我听了,如释重负。

后来,我吃西瓜,更加放开肚皮,无所顾忌。一年,乡下亲戚送来10个西瓜,我一个人在家,坐在澡盆里,不停地吃。傍晚,妈妈回家时,那一堆西瓜被我消灭了5个。看着我圆溜溜的肚子,妈妈大惊失色。夜里,我开始发烧、拉肚子,被送到医院挂吊瓶,一个星期后才恢复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如此吃西瓜了。

小时候,我喜欢把西瓜分成两半吃。而且觉得一勺一勺地挖,不解馋,得把整个头都钻进去,大口地吃。吃完了,就把西瓜当帽子,顶在头上挺凉快的,把头发弄得湿漉漉的,满脸瓜汁,像个小花猫。

一年暑假,妈妈买了个大西瓜,让我抱着回家。抱着又大又圆的西瓜,我气喘吁吁地往家里赶。一不小心,西瓜从手中滑落在地,滚了几个圈,掉到土坎下。吃过晚饭,妈妈切开西瓜,大家全都惊呆了,瓜瓤都变成水了。我不敢出声,灰溜溜地躲到房间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妈妈端来一盆冰凉的西瓜汁,红红的瓜瓤在盆里特别诱人。妈妈说,她把瓜瓤放到井里冰镇,大沙瓤更加甘甜爽口。

小时候,我常将半个瓜皮的边缘打上小孔,穿上红绸带,画出花纹、脸谱,在瓜皮中心插支蜡烛,便做成了西瓜灯。夜晚,我到河边,点亮蜡烛,开心地放灯。有时,我也拎着西瓜灯,在大街小巷溜达,看着人来人往,内心好不惬意。

多年前,妈妈拿出我的一张照片,那是我三岁时坐在胡同里吃西瓜。妈妈说,那天烈日炎炎,我乘着凉,吃着西瓜,还哼呀乱叫,开心极了。我看那张照片,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当时,我的脸上全是西瓜水,粘着瓜子,像个花猫。妈妈说,是爸爸刚好回来,给我抓拍了这张照片。



绘时代画卷 传文宗乡韵

——沧州作家祝贺“沧州作家”出刊

“沧州作家”令人欣喜,令人振奋!她定会以更加昂扬挺拔的新姿展现在人们面前!

——新学

园地已开辟,沃土已布好,收获的必将是累累硕果!

——吴俊泉

如果说文学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能量,“沧州作家”则是孕育能量激发能量的一方世界。

——吴思好

“沧州作家”,不朽的当初也是平凡,平凡的未来可能是永恒。

——黄清奎

“沧州作家”,沧州作者自己的家!

——赵长在

希望更多本土作家被发掘,壮大沧州作家阵营。

——李浩然

“沧州作家”绘时代画卷,传文宗乡韵。

——何菲

“沧州作家”甫一创刊,就以其精美大气的品质,刷爆了沧州作家的朋友圈。相信这种新颖的办刊模式,不仅会让更多的沧州作家从“沧州作家”走出去,也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作家走进“沧州作家”。

——阿步

祝福亲爱的“沧州作家”!让沧州文学园地百花盛开。

——那女

淡淡墨香飘扬,文学初心不忘。

——祝鹏

走进“沧州作家”,寻求心灵的宁静。

——娄锡文

“沧州作家”,咱家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作者的“欢乐谷”。

——徐国忠

“沧州作家”一经面世,便呈现出大格局、大平台、大视野、大手笔、大情怀。

——田恩忠

莫言说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,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,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”。我同意。

——李凤在

生活为我添光彩,我为生活唱赞歌。

——张国中

寻着心灵的灯塔,向前走!

——末子

“沧州作家”我们的家,我爱我家!

——王小丫

“沧州作家”乘风破浪,圆梦新征程!

——杜九升

青春昨挥别,白发今遥见。雪中几枝梅,文墨沧州艳。

——庞永力

一片生长文字的息壤,一方安顿心灵的圣地。

——纪梅